

读书达人

书页打开 我的世界高过群山

本报记者 齐斐斐

长发及腰，温柔娴雅，眼前的张艳，常让人惊艳。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几十年，在文字中徜徉的张艳谈吐间，沉静深邃。

读书唯有“刁”

市区的一所居民楼，窗前的柳叶有了秋天的气息，晕染了秋的斑斓。河北省地矿局水文四队张艳就是在这扇窗前，与书本走过了一个个春秋。信手拈来桌上白瓷花瓶里的一支棉花，棉絮映着粉红的脸颊，张艳笑了。

“读书，嘴要刁！”这是木心先生的教导，张艳深有感触。“如今书籍汗牛充栋，唯有

‘刁’才能自我保护，找到一本好书实在需要有一张‘刁’嘴，睁着一双慧眼。”张艳随口说着。

“我的梦中，总是有一个做了多次都不愿醒来的梦。在梦中，我的书房里，三面墙都摆满了书，随手拿下一本，都是我极喜欢的。可是由于家中狭小，我这个梦多年一直没有实现。”

图书馆却无限地满足了这个世界最富有的人。休息日，一个大大的背包，一支水笔，一瓶水，两只苹果，加上图书证，是张艳去图书馆的装备。坐在图书馆，一读就是一天，那里真的是可形容成书籍的海洋，从早晨到午后，再到晚间，一本本书页打开，她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书的人。

记得每个字在字典里的模样

张艳回忆说，7岁时，村子里和她一样的孩子都上了学。她央求娘也要上学，要学识字。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地上班，娘带着她、大姐和妹妹4个人生活，日子虽然不紧不慢，可是地里的农活永远干不完。娘看看大姐，看看张艳，说，你们得有一个帮人下地干活。大姐那时已经上完小学，为了妹妹能去识字，她选择了休学帮娘干活。

村子里的小学校虽然简陋，却是张艳的天堂，她终于可以跟一起长大的孩子们坐在教室里了。张艳知道，能进学校读书不容易，所以比别的孩子都努力，课本让她翻得边都毛了软了。

看着书桌上那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张艳说，真正拥有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娘给买的《新华字典》。厚厚的字典真是好啊，里面的字多到无穷，且都是新鲜的。从字母A到Z，一页一页翻，她每个字都有拼音有注释有组词有造句。

农村的孩子，是多么渴望一个陌生的、新鲜的世界，原

来一本《新华字典》就能满足了。多年后，张艳看过一期最强大脑的益智娱乐节目，有选手能说出字典里某页某行是哪个字。张艳说，她小时候，翻字典的痴迷，绝不亚于他，甚至能记起某个字在字典中的具体模样，和它摆放的姿势。

放寒假，父亲带她到上班的地方。一天在父亲的办公室，一位阿姨正读报纸，她有个字不认识，就问办公室的同事们，大家都说不认识，张艳凑过去看了看，轻轻地读了出来：“莅”，念lì，“到来、光临”的意思。阿姨惊奇地扭过头，半信半疑，旁边的头立刻查字典，结果发现她确实念对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夸赞着这个7岁的小姑娘，说人小就这么有出息。她说：“我还知道阿姨看的报纸是《文汇报》，那个‘汇’字是繁体，有点像土匪的‘匪’字。”父亲的同事们摸着张艳的头哈哈大笑。他们不知道，父亲回家曾带回过这报纸，一摞呢，都是旧报纸，娘用来糊墙。小张艳却如获至宝，没等娘用，就

一张一张地挨个儿翻了个遍。等报纸糊上墙了，又趴在墙边一点一点地读。

后来，张艳上了初中，学习写说明文。考试时，试卷上给出了一段文，是一段描述一场不同于往常内容的比赛，考题是要求为此段文拟出一个合适的题目。她通读了一遍后，想都没有想，就写下了题目：《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结果，此题，全班只有她得了满分。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看看，这题目起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既准确点题，又说出了此段话的精华来，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暗暗地，张艳有点得意。

18岁时，一篇描写紧张的高中生活的小文在《语文报》上刊登。张艳记得当时班里像炸了锅，同学们纷纷拿着报纸传看。那豆腐块似的小文得的稿费是10元钱，她郑重地把那10元钱摆在书架上，学习累了，一抬头看到它，一股暖意总是从心上划过。



读书，遇到更好的自己

多少年过去了，有些事早忘记了，可读书是张艳一直坚持的事。书，也越读越精，越读越刁，甚至是挑剔。莫言，池莉，张宗子，车前子……横岭侧峰，各有美和深度。他们陪着张艳，一路走来，让她足以对抗平淡琐碎的日常，让读书这件事美好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从2014年开始，她每年都参加市里省里和国家级的读书大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慢下来，为健康》《在文字里放盐》《回民支队与一位母亲》《闲读诗书慢著文》《记得那时风日好》《读书可以疗愈》等多篇文章得了或大或小的奖项。

2020年新年伊始，疫情来袭，杂事皆无，时间多到无限。暂时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应酬，读书成了这段时光里

最踏实的事。细品《千家诗选》，重逢《苏东坡传》，从《本草纲目》到《草木禅心》，细读《赤壁赋》。灯下慢翻书页，在秋水霜露的长天里遇见长衫的东坡，在时珍的光阴中遇见采药的自己，在漠漠西风里遇见诚心写本草的刘梅花，拈书微笑，不知归途。

近日，闲与静里，有时拿起了一本有特殊意义的书——《断舍离》。可以说，《断舍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为每个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双重改变的神奇的心理术。张艳像一个小童，突然撞见了眼睛弯弯、举手投足亦平和亦睿智的优雅老友。第一时间写下了长文《断舍离，人生的整理术》。

慢慢，书页打开，世界已然不同，它高过群山，穿越一切……

读书心得



扶贫干部“撑起一片天”

孙连芳

近日，拜读沧州文学爱好者吴占夫近作、纪实散文《撑起一片天》，深受教育和感动。全篇文章字里行间闪烁着我市扶贫干部杨玉才在扶贫攻坚战线上的光辉形象。他扶贫的南皮五拨台村是最贫穷的村子。他带一班人马刚进村时，村民们都用观望的眼光看着他们，并说驻村干部是“水上漂”，镀镀金是“飞鸽牌”，靠不住。

第一书记杨玉才凭借着当过乡

干部的经验和对村民的热爱和解，进村后，先伏下身子，踏实细致地开展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们挨家挨户地走访了贫困户的情况，寻找贫困根源。别人走万步是为了健身，杨书记走万步是不分昼夜地深入村民家，或是地头树下和村民唠家常，促膝谈心，扳着手指头算细账，宣传党的扶贫政策，让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日子。

经过一班人细心地给全村

“把脉”，终于找到了两个致贫的重要根源：第一是党组织涣散，党员不起带头作用，第二是“两委”班子涣散，村干部只当和尚不撞钟。杨书记先抓党建，他遵照毛主席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教导，恢复了“三会一课”为内容的党员会。他又根据“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理论，紧锣密鼓地张罗村“两委”班子换届。全体党员干部

觉悟提高了，甩开膀子带领群众实干脱贫奔小康。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高兴地传颂着一句话：“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我们脱贫有望了！”从此，全村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到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中。人心齐，泰山移，干部群众艰苦奋斗3年，五拨台村旧貌换新颜，天蓝、水清、道路宽，粮果蔬菜吃不完，帅哥靓姐成双对，耄耋老人养天年。

五拨台村彻底脱贫奔小康。杨玉才被评为河北省优秀第一书记。杨书记的奉献精神，是千万共产党员的缩影。

顿时，我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无数英雄的人物形象出现在眼前。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哪里有困难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冲锋陷阵的身影！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任凭世界风云变幻，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国泰民安！

记者读书



学习新本领 当个多面手

——新媒体知识技能培训心得体会

曹广欣

最近，沧州日报社开展“双学双做”活动，加强新媒体知识的培训，请报社内部各部门精英讲了多次专题课。我认为，不管是理论知识，还是公众号、短视频、照片拍摄等技巧的培训，都让我受益匪浅，很受启发。通过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也让我感觉到知识的匮乏，需要紧跟时代，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的工作中。在办报中，我们不能满足于独当一面，而是要当个多面手。

在学习中，我们需要知道，新媒体是什么？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

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新媒体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也让新闻的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媒介更加多样化。如此一来，传统报业需要自我革新，方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近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这样的培训非常必要，我急需运用新媒体的技巧，把新闻以多种方式传播出去，形成

“爆炸效应”。

结合新媒体知识的学习，在《沧州日报》改版后，民生新闻面孔变了，增加了图片新闻的分量。如今，记者早就分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了。现在，每人都有了一部手机，虽不是专业的摄影设备，但功能还是可以的，在掌握一定的摄影知识后，完全可以拍出不错的照片，满足报纸的需求。通过培训和学习，我在采访中多了一手，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不仅新闻稿活了，新闻片也多了，使版面更加活了。如《河北献县“蚂蚱哥”：建起合作社专职养“害虫”》《河北沧州：老鞋匠的匠心》《河北沧州：运河岸边练武人》等多篇文章是以新

闻加图片的形式见报，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同时，这些新闻加图片的稿件上了《学习强国》，提高了《沧州日报》的知名度。

我们常说，要抓活新闻，新闻要活起来。其实，随着网上各种软件的开发，短视频成为一种新的传播手段，如抖音、快手等。这些软件受众之广，发展之快让我们所料不及，其原因就是好玩、有趣，人人可以运用，人人可以制作。我们新闻应该借助这一传播手段，把新闻制作成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让新闻动起来。因此，让新闻活起来，还可以理解成让新闻以短视频的形式动起来。我们不妨在采访

中再多一手，制作新闻短视频，做一个网络新闻的传播者。通过短视频制作的培训，我尝试把新闻或自己感觉有意思的事制作成抖音、快手短视频发到网上，尝试成为“网红”中的一员。虽然不是专业，但也觉得很有趣。

如今，融媒体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多面手。融媒体时代，报业如何发展，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但这是大势所趋。通过学习和培训，我认为报业人应主动学习、主动融入、主动出击，运用新知识，掌握新方法，勇于去尝试，为报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读书趣事

淘书淘出故事来

本报记者 杨金丽

老高名叫高君柱，47岁，金牛化工普通工人，柴米油盐生计老婆孩子之外，平生所爱，唯有书。读书从少年时代开始，淘书则始于刚刚步入社会，到如今家中藏书2000多册。晚上，卸去一天的繁琐和劳累，泡壶清茶，遨游书海，成了他最惬意的事情。与书为伴，与古人神交畅游，常常于字里行间欣欣然。对老高而言，读书是乐，淘书亦是乐。这里就讲讲他的淘书故事。

淘来的书成就朋友好姻缘

1994年，老高刚刚走出校门，在我市印染厂上班。那时工资微薄，新书价值不菲，闲暇时候，旧书摊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一天，他花8元钱淘来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套书共4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品相极好。他爱不释手，禁不住向朋友炫耀。那时印染厂没有职工宿舍，他借住在某银行的宿舍里。舍友正谈女朋友，女友正在河北大学政法系读书，周末时他常去石家庄探望女友。舍友正为给女友带什么礼物发愁，一见这套书，马上双眉紧锁：“快把这套书奉献出来吧！我女友肯定喜欢！”老高当然舍不得了！舍友干脆行孔乙己的做法，周末一早不由分说拿了书就去了石家庄。

最后，舍友与女友喜结良缘，其中肯定有这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功劳。2004年，老高又在旧书摊上淘到了这套书。此时距离他第一次淘到此书，整整过去了10年。

10年后才知早已购得全集

老高喜欢读史，史书在众多书籍中占有一定比重。上世纪90年代，他分三次从旧书摊上先后购得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其中，古代史4本，从三皇五帝写到五代十国；近代史只有一本上册，写到义和团运动。那时网络不发达，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纳闷：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范老的近代史下册？

10多年后，他在另外一本书上偶然读到介绍范文澜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范文澜只写过近代史上册，并没有写过下册，这套《中国通史简编》，自己早在10年前就已经买齐了！

一本书辗转多年又回到手中

老高家的书柜上，有一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上下两本《五四爱国运动》，非常具有史料价值。他拿出上册说，这本书历经10多年，一路辗转才又回到自己手中。

这套书也是老高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淘来后，他又没控制住冲动，向同事们显摆了一回。一位绰号“少爷”的好友要借，他舍不得，可又不好意思驳朋友面子，最后与朋友约定：“一定要按时归还。”“少爷”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可书借出去大半年了，他还没有归还的意思。老高催问之下，他才说：“哎呀！我给弄丢了！”老高好不烦恼，却又无可奈何。

多年后，老高登门看望另一好友，在他家的书橱里发现了《五四爱国运动》（上）。他激动地拿起书翻阅，兴奋地直喊：“这是我的书！”好友不爽地说：“明明在我的书橱里，怎么是你的书！”

老高说：“多年前，‘少爷’向我借过这本书，现在这本书的下册还放在我家的书橱里。当时他说把书弄丢了，你和他住一个宿舍，是不是你搞的鬼？”

好友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这样，这本书又完璧归赵，回到了老高的书橱里。让老高不胜感慨的是，找到这本书时，当初跟他借书的“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

好书推荐



作者 独木舟

她们不在同一条船上，却在同一场风暴里。在剧烈的失去的痛苦下，她们逐渐变成可以相互展示伤口的朋友。飘荡在广阔的北京，两个女孩让彼此明白：在无常的命运里，在反复自我拉扯的过程中，知道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件事是多么的珍贵。

作者 阿来

独特的视角：通过一个具有先知先觉能力，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傻子的少爷的视角，讲述土司家族之间及家族内部的纠葛，呈现了人生和人的命运的复杂性。此书语言明融生动，充满诗意，融合魔幻色彩与诗性白描，来自民间却又超脱于民间，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

